

DREAM

少年梦·青春梦·中国梦：中国故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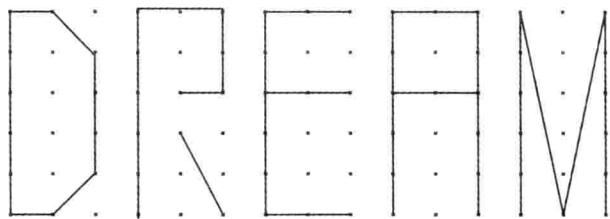
老师，你能抱我一下吗

陈 敏 著



江西高校出版社
JIANGXI UNIVERSITIES AND COLLEGES PRESS





少年梦·青春梦·中国梦：中国故事

老师，你能抱我一下吗

陈敏 著



江西高校出版社
JIANGXI UNIVERSITIES AND COLLEGES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老师, 你能抱我一下吗/陈敏著. —南昌: 江西高校出版社, 2014. 5
(少年梦·青春梦·中国梦: 中国故事/尚振山主编)
ISBN 978-7-5493-2471-2

I. ①老… II. ①陈… III. ①小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075458 号

出版发行	江西高校出版社
社 址	江西省南昌市洪都北大道 96 号
邮政编码	330046
编辑电话	(0791) 88170528
销售电话	(0791) 88170198
网 址	www.juacp.com
印 刷	北京振兴源印务有限公司
照 排	麒麟传媒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开 本	710mm × 1000mm 1/16
印 张	11.5
字 数	165 千字
版 次	2014 年 6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93-2471-2
定 价	23.00 元

赣版权登字-07-2014-168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CONTENTS
[目 录]

爷爷树	001
兔子的复活	003
我做前台	005
走出诱惑	007
久违了，宝贝	010
老师，你能抱我一下吗	013
外婆的魔力盒	016
守 夜	019
外公的气味	022
相逢是首歌	025
勇 气	028
拐杖爷爷	030

同学孙燕	033
底 色	035
七十岁的生命	038
秦国上卿	041
天 堂	044
到自己想去的地方	047
世外园林	050
浮 生	053
生活从此不再失落	056
生命的温度	059
阿 齐	061
火山石	064
竹 心	067
雪绒花	070
一个声音	073
童年的“鸟蛋”	076
老屋 老人	079
谋 面	083
一个橘子	086
省 亲	089
你们的未来不是梦	092
真爱无言	095
幼稚园	097
卜卦的人	100
怒放的声音	103
英 雄	107
小和尚	109
阿三与阿四	112

女人果	114
团契魂	117
通天塔	120
赶 集	123
司机老穆	126
黄果树	129
孤独的鹰	131
奇 鸡	136
尊 颜	139
纸蝴蝶	142
移 树	145
一条长裤	147
一角钱	150
身 份	153
落 水	156
贵 人	160
箍大的	163
大 伯	165
三不尽	168
舅舅的瓷器	171
桥	174

爷爷树

三岁那年，父亲带我来到爷爷的墓地，我们在他的坟前栽下了一棵桃树。

栽那棵树是为了纪念爷爷。爷爷爱树，一生都在种树。他的人生目的就是将他家门前附近的几十亩沙坡变成森林。而坡是沙坡，几乎很难长出树木。可爷爷说，他能想办法让树长起来。

于是，爷爷开始在沙坡上栽种各种各样的灌木，爷爷说，有了灌木，鸟儿就来了，鸟儿能到的地方就能长出树来。因为鸟儿是天然播种机，它们能带来各种各样的树种，并把种子深深地种进土里。

爷爷栽下的灌木一点点长了起来，果然，鸟儿们就来了。如爷爷所说的那样，沙坡上竟然奇迹般地出现了一些小树，尽管它们看上去黄恹恹的，一副弱不禁风的样子，但毕竟还是长了出来。然而，只凭鸟儿的力量让树木长起来还远远不够。爷爷得亲自动手才行。爷爷便把他所有的时间和精力都放在这片沙坡上。

爷爷属于“不劳而获”的园艺派。他从大老远的地方把树辛辛苦苦弄来，栽在山上，却又不给它们浇水，这几乎是违背常理的。但爷爷有自己的理由。他说给新种的树浇水会害了它们，树和人是一样的，如果要生活在艰苦的环境里，就必须从小加强锻炼，不能适应环境的树木早点淘汰也

没什么大不了。他说，用水浇灌过的树木，头重，脚轻，根底浅，长不了多久便会自然消亡。他像斯巴达人训练孩子一样训练树木。因此，爷爷栽下的树成活率低得出奇。而一旦活下来的却粗壮无比，枝繁叶茂，生气勃勃。

沙坡上的树一天天长了出来，虽然稀稀拉拉的，但很挺拔，由于根深地扎在地下，它们抵挡住了一场又一场的风沙。渐渐地，就有更多的鸟儿飞来了，一些小动物也开始在灌木丛中安家了。而爷爷没有看见他所希望的山坡上的满眼绿色。他突然倒下了，倒在那片还没有长满树木的山坡上。

家人深知爷爷一辈子爱树，就把他葬在离家门不远的地方。那里有他生前栽下的一些树。父亲还手把手地教我种下了一棵桃树。

上中学的第一个夏季，老师让我们写一篇《种树》的作文。我一气呵成，整整写了八页。我描述了我爷爷坟前栽下的那棵桃树：那棵树是为纪念爷爷而种的，所以，我一直叫它“爷爷树”。当年我和父亲种下它的时候，依照爷爷的种树原则，没有给树浇水，可那棵树一点也不娇气，它活下来了，它可能太喜欢爷爷了，也可能是十分怕爷爷，所以就拼命地长。如今，它已经长得又高又大。它年年开花，年年结果，桃子成熟的时候，我时常在夜里听到熟透了的桃子掉到爷爷的墓边，可第二天早上，掉下来的桃子就不见了，那是让爷爷捡去吃了……

我把作文交给老师。两天后，作文发下来了。老师把我的作文念给全班同学听了一遍，之后，又把我叫上去说：你的想象力还算丰富，但文字里渗透出了一股很浓的迷信味！把它拿下去改了，再交上来。

我折腾了一夜都没改出一个字。

有趣的是，那个周末，就有五六个同学悄悄地来到我家，他们硬赖在我家过夜，以便来验证晚上是不是有桃子落下来，让爷爷捡去吃了。

遗憾的是，那天晚上，桃树上的桃子一个也没落下来。

兔子的复活

从店铺里出来走到家门口，我看见我们家的小狗毛毛拖着一团毛茸茸的东西正一步一步向我走来。等毛毛走近时，我才发现它嘴里叼着的竟是一只小白兔。小白兔的绒毛乱乱的，身子僵僵的，明显已经死了。

我一下子慌乱起来。我知道这只小白兔正是邻居乔姨心爱的宠物，乔姨特别喜欢小兔子，还给它取了一个高贵的名字“格格”；乔姨天天不厌其烦地给它洗澡，让“格格”雪白的绒毛一尘不染；她每天一大早就去市场买最新鲜的菜，然后经过细心的消毒处理后才喂给“格格”；乔姨说：未经消毒的菜，“格格”吃了会拉肚子。

我把死去的兔子拿在手里看了一遍又一遍，心里很难过。告诉实情吧，又怕乔姨伤心；赔偿给她吧，这邻里邻居的，也很难为情。想来想去，别无良策，唯一的办法只有一个：我把兔子的重量掂了又掂，又用尺子把它的耳朵长度量了又量，然后把兔子埋在我家的后院里。

现在是午休时间，乔姨照例不会出门，补救行动都还来得及。

我太熟悉“格格”了，红红亮亮的眼睛，小小的豁嘴吃起东西来一掀一掀的，着实令人喜爱。

事不宜迟，我立刻去“宠物世界”买回来了一只和“格格”在外形特点上一模一样的小兔子，并把它悄悄地放回乔姨的兔笼里，然后又把毛毛

狠狠地教训了一顿，并用绳子拴了起来。

下午乔姨起床了。她在屋外大声地喊我的名字：“春子，你知道我家‘格格’死了吗？”

我急忙奔出来说：“什么，‘格格’……它死了！怎么会……不是挺好的么！”

“你说，这是不是出了奇事了？”乔姨大声说道，“今儿一大早，我去给‘格格’喂食，发现它已经死在笼子里，我很难过，谁也没有告诉，就把它埋到我家后院的大槐树下了，可现在它怎么又复活了呢？你看这奇不奇怪呀，我这该不会是在做梦吧？”

我怔在那里，心里七上八下的，想说的话到了嘴边又全都咽到肚子里去了。

乔姨边说边去抱那兔子，一脸疑惑与喜悦的混合表情。她用手一遍又一遍地梳理着兔子的毛，还翻看了它的肚子，说这只兔子是雌的，就是他们的“格格”。她还抱着兔子去后院大槐树下查看了她埋“格格”的地方，说她埋在坑里的兔子不见了，“格格”确实是活过来了。

“格格”确实“复活”了。看到乔姨一脸喜悦，我也感到如释重负。

日子就这样又恢复了往日的平静。

两星期后的一个下午，我和乔姨在我家后门的台阶上闲聊，一不留神，让毛毛给踹了出去。

不一会儿，毛毛回来了，它把一团腐烂的、脏兮兮的兔子尸体叼到我和乔姨的面前。

我和乔姨面面相觑，一下子都愣在了那里，半晌没说一句话。

我做前台

小酒店的女老板上下打量了我一番后，说：“你被留用了！”我听后简直是乐极了。当天晚上我就上了班。

我的工作是做前台，尽管我是个小男生。

阴雨连绵的天气，酒店里的生意并不兴隆。我上班已经好几天了，前来登记住宿的客人却寥寥无几。

一天晚上，天仍然下着雨，一个中年男子进来了，他要求登记一个单人房间。我为他办理了手续。在他转身去房间的时候，他突然对我说：“小男生，我要叮嘱你一件事，无论什么人来找我，都不许说出我的房间号码，电话更不许往我的房间里接，你记住了吗？”“记住了，先生！”我答道。“你能保证？”他问。“能保证，先生！”我回答的声音非常清脆。男子听后满意地去了房间，回头还朝我微笑了一下。

我把他的名字记在备忘录上。他叫罗伯特，一个洋人的名字，很好记。

罗伯特住进来的第二天就陆续有人来电话寻找。我一律回答说：“对不起，没有这样的客人在此留宿！”

一连好几天就这样平安地过去了。

然而，一个下午，一个女人匆匆地来到小酒店，她的神色显得非常匆

忙而慌乱。她说：“小男生，我向你打听一个人，一个名叫罗伯特的男人住在你们这里吧？告诉他我要见他！”“对不起，夫人，这里没有叫罗伯特的人！”我斩钉截铁地回答。“好啊，是他叫你这么说的，是吧？你告诉他，我是他老婆，他的两个孩子全病了，没钱去医院，他不愿见我也行，跟哪个女人鬼混我也不在乎，可他得给我钱呀，我需要钱给孩子治病，知道吗？”

女人的话一下子把我的心变成了水泡过的土坷垃。怎么办？孩子病了，这可是个要紧事，一个男人再坏，也不能对自己孩子的病都无动于衷吧。

我反复地想了好长一会儿，还是决定告诉这位夫人事实的真相。为了不过分惊扰这个男子，我轻轻地拨通了他房间的电话。

不一会儿，男人走出来了。男人是提着行李走出来的。他雷霆大怒，劈头盖脸地训斥了我一通。不过，我没有因此而感到难过。我呆呆地站在那里看着他和那个女人一起走出了酒店的门。

我半天才反应过来。我急忙冲出酒店，大喊：“先生，您还没有结账呢！”可他们已经坐上出租车走远了。

老板很快就知道了这件事。她叫我去她的办公室。我想这下完了！

“对不起！老板，我……”

“我都知道，不用解释了！”老板打断我的话。她从椅子上站起来，走到我身边小声对我说：“小伙子，按照常理，你是应该被解聘的。可你的善良却把你留了下来。这一月，我给你多加100元。”

我听后如同进入梦中一般。

后来，才有人告诉我，老板曾有过和那个女人类似的经历。

又过了两天，那个女人再一次来到了酒店。她连连向我道歉，说那天她和丈夫走得太急，没来得及结账。今天，她是专程来替丈夫结账的。

女人结完账后硬是留下了100元，说那是给我的小费。

走出诱惑

在“走出诱惑”的主题班会上，一个刚刚转来不久的名叫毛洪凯的学生第一个走向讲台，给大家讲了一件他亲身经历的事。

两年前，他从乡下考进了城里的一所高中。第一次走进外面的世界，他觉得新鲜极了。尤其是学校附近的网吧，更让他产生一种想进去体验一番的冲动。终于，他没有顶住诱惑，进入了那个虚幻缥缈的游戏世界。他开始逃学，尽管他和其他学生一样，每天都背着书包早出晚归，表现出学习非常用功的样子，其实他根本连学校的门都没有进。

渐渐地，母亲发现了。毫无疑问，她是非常生气的，她想打他一巴掌，但她却把扬起的手又缩了回去，四下里张望着，脸竟不自然地红了一下。母亲总是这样，年纪不小了，却还依然害羞。有时，无意中说话的嗓音高了点，都会把自己羞着。

母亲悄悄地把他叫出网吧，说：“你把我给你的吃饭钱都扔进这里了，可你总不能只图玩，把小命也搭进去吧？看你这副模样，娘真不忍心看！”听了母亲软弱无力的话，他知道她没有过分生气，他心里一阵得意。说：“这样吧，娘，如果你不把这件事告诉爹，让我好好玩两周，过足了传奇瘾，我就再也不进网吧了，行吗？”“你敢保证两周后你真的就过足瘾了？”“当然了！”他举起一个拳头向母亲发誓。“好吧，既然你能保证做到，我

就支持你，从明天开始啊，我每天给你送饭，怎样？不过我们可一定得说好，只两周时间哪！”“当然，当然只两周了！长了我还不想干呢！”他理直气壮地说。母亲听后就走了。临走时还嘟囔了句：“我可不想眼睁睁地看着我的宝贝儿子把命送进网吧！”

第二天中午，母亲果真送来了饭。是那些他平时最爱吃的饭，酱油蘸芝麻饼、白糖加鸡蛋什么的。他一边吃着母亲送来的饭菜，一边继续他的网上传奇，体验着那种奇异而刺激的虚幻世界。

生活就这样持续着。他们的行为自然招来了不少看稀奇的人。可谁也不会明白他和母亲之间的约定。

两周时间一眨眼就过去了，母亲送饭的任务也要结束了。他还真有点后悔，当时怎么只和母亲定了两周的时间呢，要是更长些，该多好！不过面对天天为他送饭的母亲，他不好意思反悔。

他开始背着书包上学了。

老师的声音简直让他受不了。他在教室里坐卧不宁。他甚至连趴在桌子上睡觉的兴趣都没有了。

他又一次走进了网吧。为了不让母亲再次发现他，他为自己另找了一家没有挂牌子的新网吧。

可母亲还是发现了。

这次，她没有惊扰他。她悄悄地为他退了学，又为他悄悄地打点好了行装。

母亲把他转到了城里的一所重点中学。

他们在执著的较劲中办完了一切手续。母亲又去宿舍为他铺好了床，还和生活老师谈了好长时间的话。一切都安排妥当了，母亲说她该回家了。他送母亲出了校门。母亲临走时对他说：“儿啊，我是背着你爹偷偷地把他积攒了多年的血汗钱拿来给你转的学。你知道，你爹他好不容易，他干的那份工作是连老命都提在手里的！早上下了煤窑，晚上能不能活着回来还说不定，我不想让他分心，也不想让他太失望……这个学校很难进，你是知道的，哦，要花好多的钱哩！本来我们是想用这点钱供你上大

学的……现在，提前让你用了……”

母亲说后就离开了。刚走了几步，她又停了下来，回头看了他一眼说：“回去吧，外面的风很大，别送了，噢，对了，最后再叮咛你一件事，这个学校很严格，以后出校门可一定得给老师请假！”母亲的手在空中挥了两下就转身走了。

这一瞬间，他真不知道该向母亲说点什么，看见母亲头上的一络灰色的头发在风中猛然颤抖了一下，他不禁心里一揪，竟“哇”地叫了一声：“娘……”

久违了，宝贝

阿丑离开村子的那天给自己取了一个堂而皇之的大名——胡周正。阿丑就踩着他的大名，离开了村子。

可阿丑从内心里并不喜欢胡周正这个大名。他觉得它很陌生。夜深人静时，他突然张开嘴巴叫自己的大名，却没人答应。

刚离开村子的那段日子里，阿丑还很随和。那时他还没有被提升，不定期地在一些干部学校接受培训。学友中总有几个熟悉他的人习惯地叫他小名阿丑，反而记不住他的大名。对于一个即将被委以大任的阿丑来说，他没有过分地对自己有这么一个俗气的小名而自卑，相反，他很自信。这也难怪，他成熟而刚毅，眉宇间英姿勃发，给人一种不怒自威的感觉。他明白这个平庸的小名一定会慢慢地离他远去。

果真如此，不久，连大名都没人叫他了。他有了一个称谓。称谓很响亮，把他的大名小名全都遮盖得一干二净。不过阿丑的称谓会常常变化，过不了几年就变化一次，他刚习惯了什么“处”，却突然变成了什么“总”，他刚习惯了什么“总”，却又变成了什么“长”。最后又定格在了“书记”上。渐渐地，他习惯了人们对他“书记”这一职务的称谓，也乐于别人这么叫他。书记听起来不仅高雅，给人一种高高在上的感觉，更重要的是省心，谁叫了都不用应答，看一眼或点个头就表示答应了。

阿丑带着自己响亮的称谓吃美食、坐豪车，还换了一位年轻的妻子。

就在那个夏季，书记管辖的一个镇遭遇了洪水的袭击。他便带着一批人马前去救灾。当他把一桶油和一袋大米发给一个失去双亲的小男孩时，他问起了男孩的名字。男孩说叫他阿丑。阿丑！书记心里“咯噔”一声。他本来要安慰一下男孩的，可此时却一句话也没说出来，他就象征性地抚摸了一下男孩的头。

这个孩子像一面镜子一样让他照见了童年的自己。当年，自己的父母也是被泥石流夺去生命的。如果他不是贪玩，去了村头小朋友家，他早就跟着父母一同归西了。

那一夜，书记没有睡好觉。他决定给那个镇再拨一笔救灾款。当这个想法刚刚产生时，他就接到了去市里开会的通知。这个会让书记再也没有回来。他阴差阳错地卷进了一桩经济案。审讯室里，书记的所有称谓统统消失了，只有胡周正这个大名一次又一次地被提来提去，时间一长，他就有些麻木，他觉得胡周正那个名字只是个代码，好像与自己没有多大的关系。

书记的案子很长一段时间后才有了了结。他获释了。但书记从此就患了病。他病得很重。他想，这下可能真的挨不过去了。医生护士天天照顾着他，给他打针吃药，但他的病一直不见好转，他仍然觉得眼前一片虚无，茫然不知身在何处。

病房后面不远处有一户人家。有个老婆婆每天夜里都拖着长长的声调呼唤一个叫阿丑的名字。“阿丑——阿丑——”声音时高时低，时强时弱，充满着温柔的母性。呼唤声一旦传来，书记浑浊的眼睛就有了亮光。有一次，他竟然经不住呼唤，还一个人下了床，站在窗户边静静地听了起来。他不知道这个阿丑到底是老婆婆的什么人。她为什么总在夜里才呼唤他。终于在一个夜里，老婆婆的声音变成了一片欢叫，她失踪了好长时间的阿丑回来了！

原来，阿丑是她的一只爱狗。

书记热泪滂沱。他突然发现自己的名字已“消失”了近三十年。由于